

## 伊斯兰世界:美国的霸权支轴

高祖贵

美国的全球战略一直没有把伊斯兰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一方面是由于伊斯兰世界内部客观存在着差异和分歧,美国必须在政策上给予区别对待;另一方面是因为将伊斯兰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很可能最终真正塑造出一个庞大而可怕的对手,美国主观上需要对其分而治之或防患于未然。而且,后一种原因更为重要。1994年,尼克松曾告诫说:“在为一个新时代塑造一种新型穆斯林政治的过程中,美国必须学会不要把穆斯林世界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激进的、一心与西方对抗的地缘政治力量,而是要视为以伊斯兰教这种信仰和政治动荡的影响为界限、具有多样性的文化和种族群体。”<sup>①</sup>“9·11”事件后,美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迅速凸显,无论出于现实战略还是政治需要,它更是努力避免成为这个庞大“世界”的敌人,至少政治上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因此,美国有关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或政策多散见于对中东、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区域的战略或政策之中;在论及“威胁”时,也强调针对政治伊斯兰、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势力,而避免指向整个伊斯兰世界。

冷战后,美国逐步填补前苏联淡出中东、中亚、南亚留下的“力量真空”,开始全面接触、挺进和主导伊斯兰世界,并由此走向全球霸权。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美国在这个“世界”具有重大利益和面临严峻威胁。1990年,老布什政府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自由世界对中东和南亚这一关键性地区能源供应的依赖以及我们与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密切关系继续构成美国的重要利益”。<sup>②</sup>1991年,老布什政府发表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指出:“我们对中东和南亚地区的基本政策表现出强有力的连续性。美国的战略利益仍然包括促进我们友邦的稳定和安全,保持石油运输的畅通,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扩散,阻止造成不

稳定的常规武器的销售;反对恐怖主义,并按照我们对以色列的安全长期承担义务的承诺,鼓励采取和平进程,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解。”<sup>③</sup>1999年,克林顿政府发表的第二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既充分体现了经过冷战后近10年繁荣发展而达到权力顶峰的美国的全球霸权思想,也较有预见性地反映了“9·11”事件后急剧凸显的战略关切。该报告写道:“中东、北非、西南亚和南亚这些地区的局势发展,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未来。它们将决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些地区的国家是否会全面加入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和贩毒的斗争;它们是否会同意停止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高加索和中亚的油气田能否变成可靠的能源供应地;对基本人权和民主的尊重能否被制度化。”<sup>④</sup>美国曾负责全球长远趋势分析的前情报委员会主席格拉汗姆·富勒,将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上述关切归纳为六个重点。他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政策一直集中于四个问题:保证该地区的能源稳定输出;以色列的安全;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恐怖主义。第五个侧重点是阻止任何地区霸权的出现,人们通常不说这一点。……最后还有一个扩展民主的问题。”<sup>⑤</sup>

就地区层面而言,这些关切和问题虽然表述有所差异,却均为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一贯利益和面临的现实或潜在威胁,而且其重要性随美国全球霸权的扩展与深化而逐渐增大。正如1994年克林顿

① Richard Nixon, *Beyond Peace*, Random House, 1994, p. 141.

② 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158页。

③ 同上,第205页。

④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999, pp. 41—42.

⑤ Graham E. Fuller,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56.

政府发表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所指出:“美国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强国,我们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政策反映出我们为面对各个地区的挑战和机遇而制定的总体战略。”<sup>①</sup>因此,从全球霸权的视角看,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和威胁则有了新的涵义,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地缘、能源和“伊斯兰威胁”三大战略因素。地缘政治作为相对静态的因素是美国全球战略形成的最基本的依据;能源与地缘紧密关联,既是美国自身霸权的支轴,也是大国战略角逐的焦点;“伊斯兰威胁”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相混合,既对美国构成意识形态挑战,也危害美国在这个“世界”的切实利益乃至海外和本土国民的安全,并最终动摇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三者的结合与作用,决定了伊斯兰世界成为美国实现与维护全球霸权的支轴和“最后的边疆”。

### 一、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简史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同美国国际地位的发展成正比。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史上,有三个重要分水岭: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结束和“9·11”事件。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美国国际地位和霸权扩展的阶段性标志。在这些事件之后,美国相继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唯一超级大国并向“新帝国”迈进。不同时期美国与伊斯兰世界间的关系均深刻反映出不同阶段的美国霸权及其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涉足很浅。对这个“世界”来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等都是最“危险”的外国列强。19世纪的近东问题和1878年列强争夺近东势力范围的柏林会议;19世纪70—80年代英俄争夺波斯和阿富汗;19世纪末德、英、法、俄围绕巴格达铁路问题的纷争;20世纪初法、德、英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的较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德、意、俄在阿拉伯世界瓜分势力范围,等等,这些事件构成了列强侵略和掠夺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轨迹。殖民化、半殖民化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贯穿着列强与伊斯兰世界间的关系。相比之下,“美国不像欧洲,没有卷入与穆斯林国家任何长期、血腥的冲突。它从未直接统治过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土地或者发展欧洲肮脏

的帝国主义制度。”在20世纪前半期,美国主张民族自决,反对推行殖民主义。它“没有受到殖民主义和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局限,同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友好关系。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把美国视为进步的代表,认为它不同于欧洲人的反动。甚至在它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之后,美国也不太受殖民主义、历史和文化因素的限制,所受的局限比欧洲国家少得多。”而且,“美国人似乎并不担心大批穆斯林移民生活在它内部”。<sup>②</sup>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是与苏联对峙。它对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和政策完全服从和服务于遏制苏联这个战略目标。在此期间,美国与一些穆斯林国家展开合作甚至结成同盟,如土耳其、沙特、巴列维国王时期的伊朗、萨达特时期的埃及、布托和齐亚·哈克时期的巴基斯坦等。1955年,美国通过大力推动和幕后操纵,促使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建立起“巴格达条约组织”,以对抗苏联及其伊斯兰盟友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叙利亚、阿富汗等国。20世纪70—80年代,欧佩克组织中的伊斯兰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卡扎菲在利比亚鼓励复兴伊斯兰等事件,使卡特和里根政府开始感受到“伊斯兰威胁”。但是,它仍坚持以反苏为战略核心目标,甚至还为此联合和利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力量来抗击苏联。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阿富汗抗苏战争。1979—1988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美国支持“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即“七党联盟”)抗苏,并鼓励、组织、培训、援助来自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等20多个国家的穆斯林“圣战者”到阿富汗参与抗苏战争。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确保其全球霸权。它对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和政策也是围绕着全球霸权来展开的。一方面,美国迅速填补前苏联和俄罗斯实行战略收缩留下的“权力真空”;在中东,促使伊拉克和伊朗等国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采取发展对美关系的政策,尤其是注重发展与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土

<sup>①</sup> 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280页。

<sup>②</sup> Fawaz A. Georges, *America and Political Islam: Clash of Cultures or Clash of Intere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8—39.

耳其、埃及等温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中亚,鼓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穆斯林国家发展对美关系;在南亚,继续与巴基斯坦保持良好关系,并通过支持包括塔利班在内的一些内战派别保持对阿富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以维护现状和缔造新秩序的姿态出现,不容许任何改变地区格局的革命性力量崛起,无论是世俗政权还是伊斯兰性质的政治运动;同时,在温和与激进政权之间保持平衡,扶持前者,打压后者。在中东,“西促和谈、东遏两伊”,既在1991年通过联合国框架率领多国部队打败伊拉克军队,恢复科威特主权,并对伊拉克实行长达10余年的封锁遏制;又推动阿以和平进程向前发展。在北非,美国防范和打击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和激进势力。在中亚,推动民主化进程,并与俄罗斯展开明争暗夺的较量。在南亚,防范逐渐控制阿富汗大部分领土的塔利班政权,对1997年进行核试验的巴基斯坦实施制裁。在东南亚,支持东蒂汶脱离印尼独立。“9·11”事件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由维护稳定和渐进式发展转向全面改造和重塑。

## 二、“全球巴尔干”、“动荡弧” 与石油资源

冷战后,美国政要、战略家、思想家和学者纷纷提出各种战略构想,以使美国的“单极时刻”转变为“单极世界”,即建立全球霸权体系。透过种种构想并结合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可以看出,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因素才是美国全球战略形成的基础。在美国实现和维护全球霸权的进程中是如此,在其霸权最终走向衰落并被迫接受多极化现实的时期也将如此。就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库珀·钱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中写道:“大战略的内容就是确认地缘政治的断层线,指明潜在的全球力量将在何地以何种方式碰撞,进而产生最终引起重大战争的裂隙。挑战不仅在于判定这些断层线的分布,而且要指出克服它们的办法——或者至少降低它们造成破坏的可能性的方法。”“美国的单极时刻对这个世界来说将不会维持太久,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单极让位于多极,……地缘政治

断层线将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几个力量中心之间重新出现。美国大战略的核心挑战将是控制和处理由这些新的断层线引起的危险。”<sup>①</sup>

(一)“欧亚大棋局”、“全球巴尔干”与“动荡弧”。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上,伊斯兰世界所处的高加索、中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既是“欧亚大棋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基本重叠于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构想中所说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全球巴尔干”,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动荡弧”、“失败国家”的集结地。

1、“欧亚大棋局”与“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欧亚大陆(Eurasian Mega-continent)是任何国家妄图争霸全球都必须掌控的最重要的地区,完全控制这个地区就等于获得“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Global Supremacy)。它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将能控制世界上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即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欧亚大陆拥有约占世界75%的人口,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分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额的60%,世界已探明能源资源的3/4左右也在这块土地上。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的6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因此,欧亚大陆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已达500年之久,期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着美国对

<sup>①</sup> Charles A.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fred A. Knopf, 2002, p. 26, pp. 67—68.

全球事务的支配。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永恒的,但能维持多久和将导致何种局面,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福祉,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世界和平都至关重要。”<sup>①</sup>

“欧亚大棋局”分为四个部分:以欧盟和北约为主的西部;以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部;以俄罗斯为主的广阔的中间地带;以中亚、中东、南亚为主的南部。随着西部的欧盟和北约东扩并与中部的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对日本和韩国加强安全同盟以及东亚一体化和亚洲共同意识增强,西部、中部、东部三个区域地缘政治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在此背景下,南部弧形地带的走向将直接影响其他三个区域乃至整个“欧亚大棋局”的前景,成为美国实现掌控欧亚大陆这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的必由之路和关键环节。

这个被布热津斯基称之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南部弧形地带,从西向东,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半岛各国,一直延续到中国西部边界;由南往北,从波斯湾、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直到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不难看出,这正是以中东或“大中东”为主要部分的伊斯兰世界的地域范围。从地理位置上看,中东素有“三大洲交接处”、大陆“交叉路口”和“五海三洲之地”等称号。它连接欧、亚、非三洲,控制和影响着五大海运“隘口”:直布罗陀海峡、西西里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陆海空交通要道。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中东史学家费西尔曾指出,“考虑到通过中东的重要交通线、它在三大洲交界处的地理位置、它巨大的石油产量及其几乎难以置信的石油蕴藏量,中东的军事重要性也就立刻变得明显了。有些战略家把小亚细亚比作一艘巨大的停泊着的航空母舰,它从南方挺进中欧和东欧或者在从北方进攻阿拉伯半岛、非洲和印度的军事行动中,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控制非洲北岸仍然是进而控制地中海地区和南欧的一个战略关键。”<sup>②</sup> 1995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中东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东是欧洲和地中海同非洲、亚洲和印度洋之间的空中和海上交通枢纽。因此,它对美国能否在全世界进行贸易和投放军事力量起着重要作用。”<sup>③</sup> 中亚作为欧亚大陆的核心所在,则是19世纪大英帝国和沙皇俄

国演绎“帝国伟大游戏”(Great Game of Empire)之地。<sup>④</sup>从经济角度看,整个伊斯兰世界“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方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世界60%以上的石油和1/4的贸易都是从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这条海上黄金通道经过。它还“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具有“更加无法估量”的重要性。“得到其资源并分享其潜在的财富成了各方寻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激起了民族的野心,引发了集团的兴趣,重新挑起历史上关于归属的争端,唤起了帝国的理想,同时也激化了国际的争夺。”从政治和安全角度看,“这个地区不仅是一个力量真空而且内部也不稳定,局势就变得愈加变化无常。每一个国家都有严重的内部困难。所有国家的边境不是与邻国有主权争议,就是存在着种族仇恨,单一民族的国家极少,有些国家甚至已经陷于领土、种族或者宗教等的暴力冲突之中。”它至少将对直接接壤的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利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sup>⑤</sup>

2、“全球巴尔干”与“动荡弧”。对于美国而言,21世纪实现和维护全球霸权的首要挑战就是应对欧亚大陆东南边缘地带的“新的全球性混乱”(New Global Disorder or Global Chaos)。在美国战略专家眼里,“欧亚大陆的东南边缘是国家之间因种族、宗教原因爆发战争的危险区域,是极端主义政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场所,也是宣扬最疯狂信念的好战分子活动的策源地。一些国家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因某种原因同这些好战分子分享它们的武器。这个地带容纳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包括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以及世界3/4左右的穷人。它是世界人口爆炸的主要发生地,也是导致国际移民压力日益增大的主要地区。”南亚85%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贫困更为严重;2002年初,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第42—43页。

② [美]西·内·费西尔:《中东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出版,第945—946页。

③ 转引自万光:“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载于《西亚非洲》,1996年第2期,第19页。

④ Karl E. Meyer, *The Dust of Empire: The Race for Mastery in the Asian Heartland*, Public Affairs, 2003, p.11.

⑤ 同注①,第162—164页。

失业率分别为38%和46%，车臣的失业率超过90%。在应对全球性混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应对欧洲与远东之间穆斯林聚集的“全球巴尔干”(Global Balkans)的混乱。<sup>①</sup>

布热津斯基站在外交哲学高度，将外交政策与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趋势联系起来，<sup>②</sup>认为“在未来数十年，世界上最复杂多变和危险的地区——具有使世界陷入混乱的爆炸性潜力——将是新的全球巴尔干。在这个地区，美国可能滑入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同时美国人与欧洲人的政策分歧甚至会导致大西洋同盟走向分裂。这两个结果联在一起，最终很可能使美国盛行一时的全球霸权陷入危机。……因此，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在努力促进全球安全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将是使这个地区稳定下来，然后形成合作性的机制。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政治不公正和社会权利被剥夺最严重，人口最拥挤，高烈度暴力冲突可能性最大的地区。但是，该地区也蕴藏着世界绝大部分油气资源。……石油和复杂多变的局势相结合，使得美国没有任何选择。美国面临着严峻挑战。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民众宗教情绪狂热，政治局势不稳定，社会已被唤醒。美国必须帮助这些国家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它必须从事一项艰巨事业。由于这个地区文化上不同于美国，政治动荡、种族复杂，所以这项事业的艰巨程度超过半个多世纪前在欧洲所从事的事业。要是在过去，美国本可以让这个偏僻的地区自行其事。直到20世纪中叶，该地区大多数国家还备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强的统治。可如今，如果忽视该地区存在的问题和低估它会导致全球混乱的可能性，就等于宣布地区性暴力冲突加剧、恐怖组织肆虐整个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竞争性扩散时期的开始。因此，美国面临一个巨大且非常复杂的任务。”它必须“透过地缘政治而不是神学的棱镜”来认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骚动”；“需要仔细而平静地检查它与极其复杂多变的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如果美国要使复杂多变的新的全球巴尔干稳定下来，以便应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双重威胁，那么这是任何有效的长期努力的先决条件。”<sup>③</sup>这不能不成为美国保持其全球霸权的基本条件。

“9·11”事件的发生，不仅以极大的说服力证实

了这个地区对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性，而且强有力地表明美国忽视该地区的严峻挑战将会付出巨大代价。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再度确认了该地区构成的挑战。报告指出：“从中东到东北亚绵延着一条广阔的动荡弧(Arc of Instability)。它的沿线地区既有崛起的也有衰落的地区性大国，两者复杂多变地混杂在一起。这些国家的一些政府比较脆弱，容易被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的内部政治力量或运动所推翻。其中，许多国家拥有大规模军队和开发或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力。”<sup>④</sup>这条弧形地带除东亚部分外均为伊斯兰世界。正如曾在美国国防部办公室和军队转型办公室负责战略趋势事务的助理、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托马斯·巴内特所说：“‘动荡弧’这个词使美国对该地带的政策全都集中指向了穆斯林国家，因为在对动荡弧的绝大部分地理描述中，主要穆斯林地区都受到重视。”<sup>⑤</sup>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军事行动几乎都集中在这个区域。“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也主要在这个地带展开；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聚居区到阿富汗和中亚，再到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索马里和苏丹，都成了美国外交官、情报人员、特种部队乃至大规模军队“反恐”的主要战场。2002年1月，阿富汗反恐战争结束后，萨缪尔·伯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Basic Books, 2004, p. 41, p. 78. “全球巴尔干”的地域范围西起苏伊士运河，东到中国新疆，北抵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边界，南至阿富汗，等同于伊斯兰世界。自1993年以来，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3)、《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ategic Imperatives, Basic Books, 1997)、《抉择：全球统治或全球领导》中，先后使用过欧亚大陆的“长椭圆形地带”、“不规则的穆斯林新月形区域”、“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全球巴尔干”等概念。这些概念所指地域范围大同小异，都等同于伊斯兰世界。

②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在当代美国热衷于思考和写作的众多外交家中，也许基辛格具有类似于布热津斯基的渊博知识和想像力；但能站在外交哲学层次上，将外交政策同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趋势联系起来考虑的，唯有布热津斯基一人。参阅 *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 No. 12, April 7, 2004.

③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Basic Books, 2004, p. 42, pp. 59—61.

④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QD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p. 4.

⑤ Thomas P. M. Barnett, professor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former assistant for Strategic Futures, Office of Force Trans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 P. Putnam's Sons, 2004, p. 187. 他将加勒比海沿岸、非洲、巴尔干、高加索、中亚、中东、南亚等地区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组成的区域称之为“全球化的‘黑洞’”(Globalization's "Ozone Hole")或“非融合性裂缝”(Non-Integrating Gap);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试图向这个区域输出安全，今后美国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弥补该区域的安全漏洞。

杰·布热津斯基、威斯莱·克拉克、李·汉密尔顿、斯考克罗夫特、萨姆·努恩等前政要和战略家共同参与的研究报告指出:“中东,一个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正在经历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除了解决以巴冲突这个核心问题外,这些动态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挑战。特别是在‘9·11’事件后和反恐战争背景下,美国如何成功地应对这些问题,将影响到我们推进这场战争的能力,同样也将削弱世俗的和宗教的极端主义者为其自身目的而利用这些紧张局势的能力。奥萨玛·本·拉丹和萨达姆·侯塞因利用巴勒斯坦问题就是明显的例证。……在南亚地区,由于华盛顿与伊斯兰堡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现在美国处于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地位。因此,华盛顿应该详细阐明它在中亚和南亚乃至‘全球巴尔干’地区的使命的战略性质。特别是它应该就美国与整个地区——从伊朗到印度和从中亚到斯里兰卡——的关系确定并阐明一项长期战略。……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即在阿富汗建立一条将该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基础设施走廊——由公路、管线、通讯线路组成。通过把整个阿富汗的南部和北部‘连接起来’,华盛顿可以帮助稳定后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同时还有助于更大范围内的地区一体化进程。”<sup>①</sup>

3、“失败国家”、“失败中国”、“脆弱国家”。即使不以地区而仍以国家为对象来看,在美国的大战略视野中,伊斯兰世界作为“失败国家”、“失败中国”、“脆弱国家”的集中地带,同样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安全构成了挑战甚至威胁。

1999年克林顿政府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失败国家”列为美国面临的威胁之一。该报告写道:“尽管有国际社会的预防性努力,在新的世纪,我们有时还会看到一些国家无法为其人民提供基本的管理、保障、安全、机遇。这是导致国内冲突、大规模移民、饥荒、传染病、环境灾难、大屠杀以及侵犯邻国或相邻族群的潜在原因。这些事件都可能威胁地区安全和美国利益。其他国家虽然拥有治理能力,却仍然可能抵挡不住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性言论的攻击。这些政客把他们国家的弊端归咎于特定的宗教、文化、种族或部族,并加以迫害。那些不能尊重本国公民的权利,并容忍或积极参与践踏人权、种族清洗或种族灭绝行为的国家,不仅伤害了自己的人民,而且可能激起内战和难民危机,并外溢国家边界,破坏地区稳定。”<sup>②</sup>2001年9月,美

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同样指出:“源自脆弱和失败中国家的挑战和威胁日渐增长。在亚洲、非洲和西半球等广泛地区,许多国家缺少有能力或负责的政府。这为非政府行为体从事贩毒、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境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一些地区,某些国家没有能力治理社会,守卫军事装备以及防止它们的领土被用作恐怖分子和犯罪组织的庇护所。这也会威胁稳定并给美军提出要求。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形势发展表明,政府软弱产生潜在威胁的可能性与政府强大产生潜在威胁的可能性同样大。”<sup>③</sup>“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吸取了有关“失败国家”的思想,并进一步强调认为此类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开篇第一页就将关注点集中于“失败国家”构成的威胁。报告写道:“现在,美国所受征服性国家的威胁小于失败中国对我们的威胁。我们所受海军舰队和陆军的威胁,小于被激怒的极少数人手中所掌握的能够造成灾难的武器。”<sup>④</sup>布什在介绍该报告的信中说:“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事件教育了我们,像阿富汗这样脆弱的国家对我们国家利益造成的威胁与强大国家同样大。贫穷通常不会使穷人转变为恐怖分子和杀人凶手。然而,贫穷、薄弱的机制和腐败却可能使脆弱的国家更难以防止恐怖主义网络和贩毒集团在其境内生存。”<sup>⑤</sup>而且,这种威胁显然已被提升至战略的和优先的层次来看待。正如2002年9月13日时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的理查德·哈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时所说:“我们现在对国家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更为敏感。‘9·11’事件之前,国家失败主要被视为人道主义问题。如今,我们还从战略意义上看待这个问题。一个国家如果无法继续控制领土,也不再具有能发挥统一作用的可信的机构,那它对其人民、邻国和国际社会就构成威胁。把国家失败当作一个战略的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来分析,对我们如何加以处理具有意义。在失败国家建立各种机构——就像我们现在在阿富汗所做的

① CSIS - Baker Institute Task Force on Th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January 2002, pp. 4-8.

②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999, p. 2.

③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QDR),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p. 5.

④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p. 1.

⑤ Susan E. Rice,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cus on Failed States", Policy Brief, No. 116,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bruary 2003, pp. 1-2.

那样——不再是随意性行为。增强或改革脆弱国家的各种机制——正如我们有意通过向巴基斯坦提供教育援助所做的那样——是一个重点。确保新建立的国家具有可靠的机制——无论是在东帝汶抑或在巴勒斯坦——都是一个重要责任。我们当中长期将安全研究区分为硬领域和软领域的那些人,需要进行反思。”<sup>①</sup>

在“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通常由于冲突、治理无效或者国家分裂,中央政府不能控制其主要领土也无法提供最为重要的服务,诸如阿富汗、索马里、苏丹等。“失败中国家”(Failing States)通常刚结束冲突或者正处于冲突边缘,其中央政府对权力或领土的掌控软弱无力,诸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拉利昂等。而包括巴基斯坦、也门、尼日利亚、印尼、格鲁吉亚在内的国家,“即使尚未变成失败中的国家”,也被视为“脆弱的国家”(Weak States)。此类国家之所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前助理国务卿苏珊·赖斯认为,“第一,这些国家为国际恐怖分子提供便利的行动基地和安全的藏身地。恐怖组织利用失败中国家便于渗透的边界、薄弱的或者不存在执法和安全力量,以及无效的司法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人员、武器和资金。他们走私钻石、毒品等昂贵的资源,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帮助。恐怖组织还可能从当地居民中招募兵员。那里贫穷而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常常抱有宗教或种族怨恨。非洲提供了几个典型例子。苏丹已经成为‘基地’和其他全球性恐怖组织的庇护所和活动基地。它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政府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索马里没有任何有效的中央政府,为‘基地’组织的分支提供了安全的活动基地。‘基地’和其他恐怖组织已经在许多非洲国家(包括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南非、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和其他地方)有效地隐藏起来。在那里,它们计划、资助、培训并成功地实施了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恐怖主义行动。失败国家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第二个原因,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中没有提到。这第二个原因是,失败国家经常引发更为广泛的地区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极大地削弱所在次区域的安全和阻碍发展。塞拉利昂、刚果和苏丹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国内性质的,也都使其他几个国家直接卷入其中。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这些冲突恶化了相邻国家的形势,也加快了自身失败的速度(虽然很

少有急剧加速的情况)。……这种冲突使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包括难民涌到美国海岸;常规武器扩散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增强国际上无赖国家的力量;数十亿美元花费在人道主义援助和维和任务上;失去贸易和投资的成本;犯罪分子出口珍贵的、便于携带的钻石、毒品、坦桑黝帘石、‘科尔坦’(在刚果发现的一种原材料,可用于手机等产品)等资源。失败中国家还可能以其他方式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影响美国社会。”<sup>②</sup>

上述有关“失败国家”的论述并不局限于伊斯兰世界,所举例证有的甚至不是穆斯林国家。但是,不难看出,伊斯兰世界的许多成员显然已被打入“失败国家”、“失败中国家”或接近失败的“脆弱国家”之列,成为“美国应该制订创新性的措施,通过开发和反恐援助,以及完善对美国市场的贸易准入制度来加以帮助”的对象。而且,在美国战略家的思想和政府战略的规划中,无论伊斯兰世界所属区域在地缘战略上被称之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全球巴尔干”,还是“动荡弧”或“失败国家”所在地,都表明:这个“世界”正受到来自不同视角的不约而同的密切关注;而且从任何视角看,它对于美国维护其全球利益和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石油资源。能源与地缘紧密相关,甚至是地缘战略的内在要素。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其中石油最为重要。自19世纪后期石油工业诞生以来,石油就在不断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对于现代世界经济来说,它就是血液和生命;对于国家和世界政治来说,石油既是产油国致富的源泉,也是石油消费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决定因素,还是关系国际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一国对石油的拥有量和使用量,已成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石油的供需状况,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往往成为影响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战时石油局局长亨利·伯伦格曾断言:“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统

① Richard N. Haass, remarks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2 annual conference, "Reflections a Year After September 11", September 13, 2002, <http://www.state.gov/s/p/rem/13442pf.htm>

② Susan E. Rice,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cus on Failed States", Policy Brief, No. 116,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bruary 2003, pp. 2-3. Chester A. Crocker, the James R. Schlesinger Professor of Strategic Studie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s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Easing Failing State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3, p. 34, p. 36, p. 38.



治陆地。”<sup>①</sup>“在 20 世纪末,石油对安全、繁荣、甚至文明的本质仍然极为重要”。“在找到其他替代能源之前,石油仍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其价格的重大变动可以推进经济增长或者加剧通货膨胀和引发衰退”。“随着冷战的结束,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但是,无论这一新的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变,石油仍将是战略商品,对国家战略和国际政治具有关键作用”。<sup>②</sup>正如老布什所称,石油是“真正重要的利害关系”,“全世界运作的关键”。<sup>③</sup>

当前,伊斯兰世界蕴藏着世界 2/3 以上的油气资源。素有“世界石油金库”之称的中东,以及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的中亚里海地区,外加石油价值看涨的北非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使得伊斯兰世界对国际能源格局变动和全球经济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根据 2002 年的测算,该地区“蕴藏着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 68% 和世界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的 41%。它占据世界 32% 的石油产量和 15% 的天然气产量。到 2020 年,该地区预计每天的石油产量将达到 4200 万桶左右——全球日均总产量(1.078 亿桶)的 39%。三个关键地区——欧洲、美国 and 远东——加在一起,估计要消费全球油气资源的 60% (分别为 16%、25%、19%)”。<sup>④</sup>伊斯兰会议组织 57 个成员国中,有 35 个拥有石油资源。按照美国《油气杂志》2003 年 12 月 22 日公布的数字,截止 2003 年底,它们共拥有石油剩余探明储量 1245.8 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71.9%;它们的石油产量为 24.06975 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70.1%。欧佩克(OPEC)成员除委内瑞拉外均为伊斯兰国家,其石油剩余探明储量是世界总储量的 68.7%;2003 年上半年,欧佩克平均日产量约为 2650 万桶,是世界原油日产量约 7872 万桶的 33.7%。<sup>⑤</sup>仅波斯湾沿岸的沙特、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伊朗 5 国,就集中了全球近 25% 的石油产量和近 65% 的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另据英国石油公司 2003 年测算,这些国家的石油资源可开采年限都在 70 年以上。此外,里海周边地区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超过 2000 亿桶,“美国消费者所关心的一切就是,有更多的石油进入世界市场并促使国际油价下降,而里海石油能够为此目标做出重要贡献。”<sup>⑥</sup>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作为石油大国的地位明显上升。据英国石油公司 2003 年测算,俄罗斯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是世界总探明储量的 5.7%,居第七位,可开采年限为 21.7 年;2002 年底,其石油产量

为 600 亿桶。<sup>⑦</sup>“这使得一些观察家把俄罗斯想像为未来满足西方石油需求的主要供应者,取代沙特的地位。然而,俄罗斯联邦只拥有沙特石油储量的 1/5,而且前苏联的开采技术已经破坏了许多油田。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现在俄罗斯的石油生产是受无法长期持续的特定条件刺激膨胀起来的。例如,俄罗斯自己的消费将恢复并吸纳越来越多的国内产品。总体而言,石油价格再度降低就会削弱俄罗斯石油行业的重大进步,使其缺少建设出口基础设施所需的投资。因此,对于油气公司来说,俄罗斯仍将是一个长期性的良好机遇,一旦目前膨胀的表象消失和法律体系完善,更是如此。但是,将它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潜在地位与沙特的地位相提并论,却具有误导性。”<sup>⑧</sup>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波斯湾的石油仍将在国际能源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预计到 2020 年,波斯湾的石油生产商将供应世界石油的 54—67%;“全球经济几乎肯定将继续依赖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石油供应。这个地区对美国仍将是至关重要的。”<sup>⑨</sup>

首先,美国经济依赖伊斯兰世界的石油。美国是世界上石油开采历史最长的石油大国,也是世界上石油消费总量(消费 1/4 以上的世界石油产量)和人均石油消费量最高的国家,其石油储量增长远远落后于石油消费量的增长。美国经济建立在大量消费石油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石油或石油供应短缺以及由此引起油价暴涨,美国经济就会瘫痪或陷入衰退的泥潭。正如 1990 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指出:“保证能源供应对我们的繁荣和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sup>⑩</sup>美国需要消耗石油的国

① 张士智和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 7 月出版,第 42—43 页。

② [美]丹尼尔·耶金:《石油·金钱·权力》,新华出版社,1992 年 2 月出版,第 3—5 页。

③ 王京烈:《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 9 月出版,第 27 页。

④ Zbigniew Brzezinski, “Hegemonic Quicks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3/2004, p. 6.

⑤ 安维华:“石油与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西亚非洲》,2004 年第 3 期,第 39 页。

⑥ Michael Gfoeller and Tatiana C. Gfoeller, *United by the Caspian: Pursuing U. S. National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Edmund A.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November 2002, p. 3.

⑦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3.

⑧ Leonardo Maugeri, Group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for the Italian Energy Company ENI, “Not in Oil’s Nam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 170—171.

⑨ *National Energy Policy*,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 May 2001, Part 8, p. 4.

⑩ 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 年 8 月出版,第 170 页。



民经济(诸如汽车、建筑、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和农业等基础产业部门)和军事力量部门,10%受到海湾石油的制约和影响;一旦海湾石油供应中断,这些部门就可能陷入瘫痪并由此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运转失灵。以中东为重要石油来源的美国大石油公司也将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进口外国石油以满足国内需求。之后,美国逐渐使用各种手段向外谋取和控制石油资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已经在中东夺取了巴林和沙特阿拉伯全部、科威特50%、伊拉克23.75%的石油资源控制权。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它击败了老牌的英国石油财团,以及曾想争夺中东石油利益的荷兰、法国、日本等国石油公司,跃居中东石油霸主地位。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进一步加紧攫取和控制伊斯兰世界的石油。前总统尼克松深刻指出,“因为波斯湾拥有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65%——并且因为它被预计是未来25年世界意义重大的可出口石油唯一的来源——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介入这个地区”。<sup>①</sup>1994年克林顿政府在《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美国40%以上的基本能源需求依靠石油。我们的石油需求大约45%需要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波斯湾地区。两次石油危机冲击和海湾战争的经验证明,中断石油供应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做出适当的调整可以大大缓解收支差额以及石油冲击产生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对诸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类事件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适当反应可以限制危机的影响。从较长的时期来看,随着我们资源的枯竭,美国将越来越多地依靠外国石油。自从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以来,美国经济大约增长了75%。可是在那段时间内,实际上我们的石油消耗没有变,而石油产量已经下降。高昂的油价并未引发对新油田进行足够的勘探,也没有发现有足够的石油来维持枯竭的石油基地的产量。这些事实表明,必须继续持久地依靠提高能源效率和节约能力,以及发展其他替代能源。虽然美国采取了能源节约措施,但是美国仍然对无限制地获得这种重要的资源有较大的兴趣。”<sup>②</sup>前国防部部长、能源部长施莱辛格同样指出,在不久的将来,西方、所有的自由国家乃至自由本身的命运,仍然依赖于能否得到这个变化莫测的地区的石油资源。<sup>③</sup>2001年,美国面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能源短缺。“整个美国都已经感到能源短缺的影响。

许多家庭面临的能源账单是上一年的2—3倍。数百万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在对付越来越严重的断电或半断电问题;一些雇主必须解雇工人或者压缩生产来消化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全美国的汽车司机都在支付越来越高的汽油费。”<sup>④</sup>美国进口原油在全部石油消费中所占比例达到50%以上,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18%来自波斯湾,因此波斯湾“将继续成为美国利益的关键”。刚执政时的小布什宣称,解决国家的“能源危机”是其作为总统最重要的任务。就职第二个星期,他就成立了以副总统切尼为首的“国家能源政策研发小组”(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指示其制订面向未来的能源政策。2001年3月1日,美国能源部长亚伯拉罕明确指出:“在今后20年中,美国将遇到严重的能源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战胜这一挑战,那么国家的经济繁荣将会受到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就会遇到风险,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发生变化。”<sup>⑤</sup>2001年5月,美国“国家能源政策研发小组”发表《国家能源政策报告》。该报告判断:“尽管技术的显著进步已经使能源开采和生产转型。但是,我们今天生产的石油比1970年减少了39%。这使我们越发依赖外国供应者。按照我们现有的发展路线,在从现在开始20年内,美国将进口近2/3的石油。这是导致美国日益依赖其他国家——它们常常不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一个原因。”<sup>⑥</sup>“如果美国的能源消费方式不发生重大改变,这只会导致美国对石油供应地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sup>⑦</sup>2002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写道:“我们将与盟友、贸易伙伴、能源生产商共同努力,扩展全球能源供应的来源和种类,特别是在西半球、非洲、中亚和里海地区,以便增进自身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sup>⑧</sup>近年来,美国基于对中东局势的担心确实已经加紧向中亚、北非等地拓展石油利益,但是仍然没能超越伊斯兰世界的范围。

① Richard Nixon, *Seize the Moment: America's Challenge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 Simon & Schuster, 1992, p. 214.

② 同注③,第274页。

③ 王京烈:《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7页。

④ *National Energy Policy*,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 May 2001, p. 8.

⑤ 迈克尔·克拉雷:“布什—切尼的石油战略:得到全世界的石油”,《西班牙》(起义报),2004年2月22日。

⑥ *National Energy Policy*,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 May 2001, p. 10.

⑦ Michael T. Klare, “The Deadly Nexus: Oil, Terrorism, an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2002, p. 417.

⑧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p. 19—20.

其次,欧盟和日本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石油的依赖趋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石油在欧洲的重建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石油成为“针对中东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和针对欧洲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之间的联系纽带”;“如果没有中东石油,欧洲复兴计划成功的希望就很渺茫”;<sup>①</sup>“西欧的安全与繁荣仰赖于中东、特别是中东的石油战略资源”。<sup>②</sup>同样,长期稳定地获取廉价的中东石油,也是日本战后经济能够迅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969年日本平均每天从中东进口石油265万桶,1979年增加到415.5万桶。<sup>③</sup>中东石油成为决定日本中东政策的重要因素。1975年1月24日,前首相三木武夫在国会讲话时指出,“对中东石油的严重依赖,使日本不得不在制定其中东政策时慎之又慎。”冷战后,“欧洲75%以上的石油,日本90%以上的石油来自波斯湾。……一旦那里的石油供应被切断,……对于我们西欧的盟国和日本将会造成致命的伤害。”<sup>④</sup>现在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东石油进口国,并且仍将是世界石油消费市场上一个重要角色。1987年3月,美国能源部提交里根总统的一份研究报告明确指出:“将来,美国及其许多盟国、贸易伙伴,可能日益加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尤其是低成本的波斯湾石油,加深依赖就意味着增加了风险,一旦发生严重的供应中断,就会损害我们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这种危险不仅影响我们国家的安全,还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推行,……这些盟国一经发觉可能受到供应短缺的伤害,就会激烈争夺‘稀缺’的供应。于是,这种形势就左右了它们的外交政策,从而破坏盟国之间的团结。”<sup>⑤</sup>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统计,2002年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日均石油进口分别为520万桶、260万桶、190万桶、170万桶、150万桶;2003年,日本和德国的日均石油消费量分别达到546万桶和265万桶。<sup>⑥</sup>其中,绝大部分仍然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中东。能源依赖加上其他原因,促使欧盟和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国家的关系上采取明显有别于美国的政策,甚至在某些领域和一定程度上开始同美国展开竞争。2004年2月,当美国将伊朗视为“邪恶轴心”加以打压时,日本却同伊朗很快达成开发油田的协议,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在围绕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石油的国际竞争上占有优势,将既有助于加强

盟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也便于在应对盟国提出的挑战尤其是战略资源争夺时持有足够有力的工具。

第三,中国对伊斯兰世界的石油需求大幅上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石油消费大幅增加。1993年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随后,石油需求连年攀升。2003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仅头10个月,进口石油就比上年同期增长30%。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到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将增长一倍,达到每天400万桶;到2020年,中国将进口70%的原油和50%的天然气;到2025年,中国原油消费量在世界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也将由目前的7.1%增长为9.2%;到2030年,中国每天将进口约1000万桶石油,几乎相当于美国目前的进口量;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石油产量却依然变化不大。<sup>⑦</sup>其中,至少2/3以上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北非和中亚等地。中国石油需求的急剧增长,使自身越来越深深地卷入大国能源竞争的行列,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风险增大。例如,2003年持续42天的伊拉克战争(3月20日至5月1日),对中国能源供应乃至国民经济就产生重要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战前石油涨价就使中国进口石油多花了22亿美元,由于进口石油价格的上升,必然会直接影响到下游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波及工农业生产,甚至影响到出口。战争使中国与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贸易中断,损失10亿美元以上。战争使中国在伊投资中断造成了相当损失。伊拉克战前欠中国的债务也有待合理解决。此外,战争使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受到重要影响等。”<sup>⑧</sup>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新的中心而使其石油需求的急剧增长,也将对国际石油市场和能源格局乃至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冲击。英国石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皮特·戴维斯认为:“中国现在对能源流动具有令人

① Richard Nixon, *The Real War*, Simon & Schuster, 1990, p. 74.

② 伯纳德·里奇:《大国在中东》,纽约普林格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52页。

③ 同上,第284—285页。

④ Richard Nixon, *Beyond Peace*, Random House, 1994, p. 142.

⑤ 美国能源部:《美国能源安全问题》,1987年3月。转引自陈悠久:《美国对海湾的石油依赖和石油战略》,第25页。

⑥ Andrew Higgins, “In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U.S. Makes New Bet: on Democra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4, 2004.

⑦ Peter Wonacott, Jeanne Whalen and Bhushan Bahree, “China’s Growing Thirst for Oil Remakes the Global Mark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 2003; John Calabrese, “Dragon by the Tail: China’s Energy Quandary”, *Middle East Institute*, 2004, p. 2; [法国]《世界报》,2004年3月18日。

⑧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专题研究成果,石广生主编:《伊拉克战争与中国经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第2页。

难以置信的影响力,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整个世界能源市场的重心都在因此发生改变。”<sup>①</sup>2004年上半年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5月14日纽约原油市场价格达到21年来最高价即每桶41美元,中国石油需求急剧增加被认为是原因之一,美国对中国石油需求的急剧增长尤为警觉。2002年,美国五角大楼开始研究中国和沙特发展更加紧密的关系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2003年10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 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巨大的石油需求对美国能源安全的影响。中国与美国在中东、中亚和北非地区的利益交汇与分歧均不同程度地增大,合作与冲突的可能性也在上升。正如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World Polic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詹姆士·瑞特所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可能为了控制东南亚和中亚的石油资源而与美国竞争。但我不认为这会发展成武力冲突,因为美国及其盟国的海空力量是占绝对优势的。间接冲突还是有可能的,例如中国会通过支持对美国不友好的产油国家获得对美优势。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起军事攻击,它就可能面临禁运。这要视情况而定。”<sup>②</sup>

托马斯·巴内特在其著作《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中写道:“为了能源的流动,必须在中东和中亚实现安全”,“具体而言,安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得由美国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来保证”。<sup>③</sup>而且,美国的目标不止于此。冷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全球霸权,因此它在伊斯兰世界的石油利益的重要性也必须从全球角度来加以理解。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石油成为产油国对西方国家进行斗争的重要武器,在国际政治中影响凸显。冷战后,石油不再仅仅是产油国对石油进口国进行斗争的重要武器,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已经成为大国政治的一个焦点。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石油问题上占有主导权,它就赢得了影响这个“世界”包括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能源布局的优势。在此基础上,美国就很可能获取应对和影响国际石油市场及国际能源格局的优势,进而赢得应对和影响其他石油消费大国与生产大国(如将能源用作获取国际战略利益的手段,并日益强化能源外交的俄罗斯)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有利态势,最终有利于维护和扩大它的全球霸权。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石油利益的实质,除了满足其国内石油资本利

益和保证能源乃至国家安全之外,可能还在于此。虽然事态的发展最终未必像这样直接而简单,甚至可能因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而远非如此,但是只要美国谋求世界能源战略优势的可能性明显存在,就足以刺激大国为此展开博弈。美国、俄罗斯、欧盟在里海地区的角逐就在验证这个道理。而“石油更容易被政治所影响”,<sup>④</sup>大国之间的博弈却很可能成为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潜在的重要因素,国际油价的变化至少又会对各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2004年上半年国际石油价格大涨给各国造成了强烈冲击:“美国: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放慢”;“日本:企业利润受到重大影响”;“亚洲:阻碍经济复苏步伐”;“欧元区:直接导致生产成本上升”。<sup>⑤</sup> 这就是一个形象且比较有说服力的注脚。

正如沙特《生活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美国的能源需求是形成21世纪地缘政治的主要因素。现在美国重新走上了推行地缘战略的老路,其战略目的是为了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美国新战略的新视点,就是要把战略重点从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区转移到包括波斯湾和里海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中南部。这是世界争端的新焦点。美国决心直接控制该地区,为加强它在整个欧亚大陆的霸权铺平道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确立它对欧亚中南部地区霸权进而称霸整个欧亚大陆的更大行动的一部分;战争目标与其说是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不如说是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欧洲。<sup>⑥</sup> 这种分析同样显得简单而线性。但是,在主要战略力量围绕战略资源、战略要地、战略通道、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导权的竞争变得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它却简洁而深刻地指明了:地缘和能源相互交织,构成了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战略的部分实质,以及实现和维护全球霸权的部分基础。◎(待续)

① Peter Wonacott, Jeanne Whalen and Bhushan Bahree, “China’s Growing Thirst for Oil Remakes the Global Marke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 2003.

② *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 No. 13, April 14, 2004.

③ Thomas P. 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 P. Putnam’s Sons, 2004, p. 187.

④ Martin Wolf, “Oil is more vulnerable to politics than to geology”, *Financial Times*, June 2, 2004.

⑤ “油价飞涨,世界经济受阻‘润滑剂’短缺”,《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5月18日。

⑥ “美国重走帝国主义老路”,《沙特》《生活报》,2004年1月12日。